

第十一卷 真強盜幻殺負心女 假姊妹訂配有情郎

詩曰：

祇道中途訃信真，那知別有代僵人。

不惟琴瑟還依舊，更喜絲蘿添締新。

話說梁生自興元起馬，馳驛還鄉。馬前打著兩道金牌、兩道繡旗。牌上一書「奉旨葬親」，一書「功成給假」。旗上一繡「欽簡及第」四字，一繡「奏凱封侯」四字。路上看的人莫不稱羨。襄州城裏城外都哄然傳說：梁孝廉之子梁神童，如今中了狀元，又封了侯，馳驛榮歸，十分光耀。當年，有初時求親，後來冷淡的，皆咄嗟懊悔，以為錯過了一個拜將封侯的狀元女婿。梁生既至襄州，一時兒童婦女都填街塞巷的來觀看，見梁生衣錦簪花，乘軒張蓋，音樂前導，儀從簇擁，真似神仙一般，無不嘖嘖贊歎。

誰想得得意之中，又生失意，梁生進了襄州城，卻不見老蒼頭梁忠與柳家眾僕來迎接，心中疑惑。及到家中，祇有梁忠的妻子和張養娘兩個迎門拜候。梁生人至中堂，拜過二親靈柩，便取些金帛，賞賜張養娘和梁忠的妻子，用好言慰勞了一番，因問：「梁忠如何不見？」梁忠妻子道：「他自從隨了主人出去，至今未回。」梁生道：「可又作怪，我未到興元之前，便先打發他同柳府僕從，並錢乳娘，隨著桑氏夫人回家了，如何此時還未回？」張養娘道：「並不見桑氏夫人到家？」梁生驚訝道：「這等畢竟路途中有些擔閣了。」又想到：「夢蘭出京時，有柳家從人，隨後或者到先往華州柳府去，亦未可知。」便喚過幾個家人，教他分頭去迎候，一往長安一路迎去；一至華州柳府探問。家人領命，分頭去了。梁生一面經營葬事，卜得城外原吉地，築造墳塋。本欲等夢蘭到來一同送葬，因恐錯過了安葬的吉期，祇得先自舉葬，將二親的真容重命畫工改畫。梁孝廉方中道袍的舊像，改畫做玉帶蟒衣；竇夫人荊釵布裙的舊像，改畫做鳳冠霞帔。銘旌上寫了誥贈的品爵。治喪七日，然後發引。地方官府，並縉紳士夫，弔送者不計其數。人人都道：「梁狀元這番顯親揚名，無人可及。」那知梁生心裏卻悲喜交半，喜的是二親得受皇封，不負了生前期望孩兒之意；悲的是子欲養而親不在。但榮其死，未榮其生，況二親在日，常以孩兒姻事為念，今幸得夢蘭為配，卻在長安成親，未曾至靈前拜得舅姑。及安葬之時，又不得媳婦來一送。有這許多不足意處，因此一喜又還一悲。正是：

到得身榮心未足，從來樂極每悲生。

梁生葬事既畢，祇等夢蘭歸家，便要同赴興元任所。過了幾日，那差往華州的家人，先回來稟復道：「小人到華州柳府門首，見門上貼著封皮，還是柳老爺欽召赴京的時節封鎖在那裏的。並無家眷在內。」梁生驚疑道：「夫人既不曾往華州，如何此時還不到襄州？」正猜想問，祇見梁忠的妻子進來報道：「梁忠回來了。」梁生便教喚入。祇見梁忠同著那差往長安去的家人一齊入來叩見。梁生問道：「夫人在那裏？」梁忠哭拜在地，一時間答不出。梁生驚問：「何故？」梁忠哭道：「老奴不敢說，說時恐驚壞了老爺。」梁生一發慌張，忙教快說。梁忠一頭哭，一頭稟道：「夫人自從那日離了長安，行不過百十里路，忽然患起病來，上路不得，祇得就在近京一個館驛裏歇了，延醫調治。」梁生驚道：「莫非夫人因這一病有甚不測麼？」梁忠大哭道：「若夫人那時竟一病不起，到還得個善終，如今卻斷送得不好。」梁生大驚道：「如今卻怎麼？」梁忠哭稟道：「夫人病體雖沉重，多虧醫人用藥調理。過了幾時，身子已是康健，便要起身。不想老奴也患病起來，不能隨行，祇有錢乳娘同柳府從人隨著夫人前去。老奴在館驛中臥病多時，直至近日方纔痊可。正待趨行回家，祇聽得路上往來行人紛紛傳說：『梁狀元的夫人被興元遣刺客來，刺殺在商州城外武關驛裏了。』老奴喫了一驚，星夜趕至商州武關驛前探問。恰好遇著老爺差往長安去的家人，也因路聞凶信，特來探聽。那驛裏驛丞、驛卒俱懼罪在逃，不知去向。細問驛旁居民：都說：『興元刺客止刺得夫人一個，劫得一包行李去，其餘眾人不曾殺害，祇不知夫人骸骨的下落。』老奴與家人們又往四下尋訪，並無蹤影。」梁生聽罷，大哭一聲，驀然倒地。慌得梁忠夫婦與張養娘一齊上前扶住，叫喚了半晌，方纔蘇醒。正是：

痛殺香銷與玉碎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芳魂疑逐劍光飛，徒使才郎揮血淚。

梁生醒來，放聲大哭，張養娘等再三苦勸。梁生哭道：「紅顏薄命，一至於此，若使中途病故，還得個靈柩回家，今不惟生面不可得見，並死骨也無處尋求，豈不令人痛殺我。早知如此，當時便不去應舉也罷，應舉及第之後，辭了行軍祭酒的印也罷，祇為狀元及第，拜將封侯，到把一個夫人活活的斷送了。」輾轉追思，愈悲愈痛。有一曲《瑞鶴仙》，單道梁生心思夢蘭之意：

最苦紅顏命，縱楊妃馬踐也留殘粉。偏伊喪骸骨，便孤墳一所，無緣消領。早知如此，悔佐征西軍政。到不如不第，拼了偃蹇，免卿焚誓。

梁生日夜悲啼，寢食俱廢，懨懨成病。張養娘道：「老爺不必過傷，我想起來，既是刺客止刺得夫人，其餘錢乳娘等俱未遇害，如何一個也不回來，莫非此凶信還未必真。」梁生聽說，沉吟道：「他們知我在興元，必然到往興元報信去了。但不知他們可曾收得夫人骸骨在那裏？我本當即赴興元任所，奈病體難行，今先修書報知柳公，就探問錢乳娘等下落，便知端的。」計議已定，即修書遣使，贖往興元。自己祇在家中養病，把夢蘭所繹回文章句，及平日吟詠的詩詞，時常悲諷。床頭供著夢蘭牌位，常對他叫喚，對他言語，或對他哭泣，直把牌位當做活的一般。那牌位上寫道：

誥封夫人先室柳氏桑夢蘭之位

張養娘看了問道：「夫人本姓桑，如何倒寫柳字在上面。」梁生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夫人當日逃難華州，投奔母舅不著，此時若非柳老爺收養，性命已不保，不到今日纔死了，夫人十分感激，久已認柳老爺為恩父，今豈可不稱柳氏？」張養娘嗟歎道：「夫人與老爺一樣知恩重義，比著賴官人與瑩波小姐，真是天差地遠了。卻恨天道無知，偏不使你夫妻白頭偕老。」梁生聞言，又滿眼流下淚來。看官，聽說賴本初夫婦一樣忘恩負義的人，故篤於琴瑟，梁生夫婦一樣知恩重義的人，一發篤於琴瑟。梁生既不忘柳公，何忍忘了桑小姐？若今日得志，便把舊時妻室的存亡死活看得輕了，難道拜將封侯，衣錦榮歸的梁狀元，與前日入贅柳府的梁秀才不是一個人，卻是兩個人不成？可笑襄州城中這些勢利人家，不知就裏，聞梁狀元斷了弦，巴不得把女兒嫁化為繼室，便做偏房也是情願，都要央媒說合。那兩個慣做媒的矮腳陳娘娘、鐵嘴鄒媽媽，當初不肯替梁生說親，如今卻領著一班媒婆，袖著無數房銀，來尋梁生。

娘，要他在主人面前攬掇。便是那女醫趙婆子，也尋了幾頭親事，來對張養娘說。張養娘被央不過，祇得把這話從容說與梁生知道。梁生惻然道：「此言再也休提！夫人為我而死，我終身誓不再娶。」張養娘道：「老爺不娶正夫人，也娶個小夫人，以續後嗣。」梁生道：「我昔難於擇配，幸遇夢蘭小姐才貌雙全，兩錦相合，得諧伉儷，不想又中途見背，是我命中不該有連理，何心再去問旁枝？」張養娘聽說，料梁生志不可移，便回絕了這些做媒的。正是：

若蘭雖已死，不忍覓陽臺。

笑彼寶家子，何如梁棟材。

梁生既謝絕了說親的，每日祇對著夢蘭的牌位，悲思涕泣，專望興元柳公處有回音來，便可知錢乳娘等在何處，就好尋取夢蘭骸骨。不想那差往興元的家人回報說：「錢乳娘等眾人，並沒一個到興元，柳老爺也直待見了老爺的書，方知夫人凶信，十分悲痛。寄語老爺休要過傷，可早到任所去罷。現有回書在此。」梁生拆書觀看，書曰：

我二人既已為國，不能顧家。止因誓討國賊，遂使家眷不保。老夫聞夢蘭之死，非不五內崩裂，但念事已如此，悲傷無益。願賢婿以國事為重，節哀強飯，善自調攝，速來任所，慰我懸望。相見在即，書不盡言。

梁生看罷，涕淚交流，想道：「錢乳娘等眾人既不至興元，又不回襄州，都到那裏去了？夢蘭的骸骨，教我從何處尋覓？」又想道：「刺客既像楊守亮所遣，現今守亮餘黨，大半招安在興元，我何不依著柳公言語，早到興元任所，那時，查出刺客姓名，緝拿究問，便知夢蘭骸骨的下落了。」千思百慮，坐臥不定，是夜三更，朦朧睡去。恍忽見前番夢中所遇的持蘭仙女，走到面前，恰待上前去問，他陡然驚覺，聽得耳邊如有人說道：

欲知桑氏蹤與跡，再往興元問消息。

梁生驚異，披衣起視，但見床頭所供夢蘭靈座上，孤燈煌煌，室中並無一人。梁生想道：「前番夢中仙女之言，已真駸駸，今番似夢非夢，更為奇異。所言斷然不差，我須急往興元任所，查問消息。」次日，便束裝起馬，帶了張養娘，並梁忠夫婦和眾家人，取路望興元來不題。

且說柳公在興元，自梁生去後，即著人赴京迎取家眷至興元公署。又接得邸報，朝廷以劉繼虛為興元太守，即日將來赴任。柳公歡喜道：「繼虛與我同鄉，又是我所舉薦，又與梁生夫婦有親誼，今得他來，同宦一方，正可相助為理。」自此，專望梁生葬親事畢，與夢蘭同來相敘。不想忽接梁生書信，備言夢蘭途中遇害，自己因哀成病之故。柳公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命中原不該有兒女，幸收養得夢蘭這一個女兒，招贅得梁生這一個女婿，不意卻弄出這一場變故來。」哭了一回，又恐梁生過於悲痛，為死傷生，遂修書付與來使持歸，教他到任所來調理，來使去後，柳公自想道：「夢蘭雖遇害，錢乳娘與我家奴僕俱無恙，怎並沒一個來報我？」又想道：「我前日出師之時，一路盤詰奸細，那楊復恭遣往興元的人也被拿住了，如何興元的刺客偏會到商州行刺。」左猜右想，驚疑不定。

看官，聽說夢蘭為柳公假女，不比房瑩波負義忘恩。柳公收得這女兒，雖不姓柳，卻與姓柳的一般親熱。這真是，無心插柳柳成陰了。今忽遭變故，到底是有意種花花不活，豈不可悲可悼？說便這等說，看官且莫認真，若使那負義忘恩的房瑩波到得夫婦雙全，偏這知恩重義的桑夢蘭到教殺他死於非命，夫妻拆散，是老天真個不曾開眼了。不知人事雖有差池，天道必無外錯。當下，柳公正在猜疑，左右傳稟道：「新任興元太守劉繼虛候謁。」柳公方待出堂接見，宅門上忽傳雲板報說：「老爺家眷到了。」報聲未絕，祇見錢乳娘同著一班從人，欣欣然的前來叩見，說道：「小姐已到。」柳公此時喜出望外，真似拾了珍寶一般。正是：

祇疑蘭已摧，那識桑無恙。

到底柳成陰，誰道花不放。

看官，你道夢蘭既不曾死，一向躲在何處？那路上被刺的梁夫人，又是那個？原來，夢蘭在近京驛館中養病之時，正值房瑩波假稱梁家宅眷，匆匆出京。彼因恐楊棟差人追趕，於路不敢停留，曉夜躡行，直至商州武關驛裏。約莫離京已遠，方纔安心歇下。驛丞聞說是梁家宅眷，祇道是梁狀元的夫人，十分奉承。瑩波正為連日勞頓，身子困倦，落得將差就錯，借這驛裏安歇幾日。因想：「出京時，止帶得隨身細軟，撇下偌大家業在長安城裏，如何捨得？且料丈夫將反書出首了，朝廷自然捉拿楊棟父子，我那時仍回長安，卻不是好？」又想：「前日在京時，聞楊復恭遣刺客往襄州界上，等梁狀元的夫人來行刺，我今既假冒了梁家內眷，如何敢到襄州去？不若且在此暫住，等候京師消息。」算計定了，便祇住在武關驛中，更不動身。那知人有千算，天祇一算。賽空兒到襄州界上等了許久，不見梁家宅眷到來，心中焦躁，恐誤了大事，違了楊復恭之命，便離卻襄州，一路迎將轉來。聞人傳說梁狀元的夫人現在商州武關驛中安歇。他想：「商州離長安已遠，我不就那裏下手，更待何時？」遂潛至武關驛左近幽避處伏下，覷便行事。

原來，驛裏這些承應的驛卒，初時小心謹謹徹夜巡邏，後因瑩波多住了幾日，漸致怠緩。那夜三更以後，都去打號睡了。賽空兒趁此機會，懷著利刃，悄悄地爬入驛後短牆，徑到瑩波臥所。撬開房門，搶將入去，見桌上還有燈光。瑩波在夢中驚醒，祇叫得一聲「有賊！」賽空兒手起刀落，早把瑩波砍死。摸著了床頭這一包細軟，料道那半幅回文錦一定在內，便提著包兒，飛步而出。驚動了幾個使女，一串聲喊起賊來！外面家人和驛卒們聽得，忙掌起火把來看。賽空兒已騰身上屋，手中拿著明晃晃鋼刀，大聲喝道：「我乃興元楊師爺遣來的刺客，專來刺殺梁狀元夫人的，你們要死的便來。」說罷，躡身望黑影裏一跳。眾人見他手持利刃，不敢近前，早被他從驛後曠野中一道煙走了。到得報知驛丞，點起合驛徒夫，各執器械趕將上去，那裏趕得著？驛丞見拿不著刺客，梁狀元的夫人在他驛裏遇害，干係不小，慌了手腳，先自棄官而逃。眾驛卒亂到天明，見驛丞先走了，便也各自逃避。那些家僮女使們，見瑩波已死，亦各逃散。祇剩得兩個家人私自商議道：「主母本為避讎而歸，故冒稱梁家內眷，今興元刺客認假為真，竟來刺死，此事須報官不得，不如把屍首權埋於此，且到長安報知主人，另作計較。」私議已定，遂將瑩波屍首密密的藁葬於驛傍隙地，星夜入京，報與賴本初去了。

看官，聽說賴本初使盡奸謀，到殺了自己之妻。房瑩波十分乖覺，到替了夢蘭之死。此豈非人有千算，天祇一算？當時有幾句口號道：

天道甚正，有時用詭。即以惡而治惡，即用彼而治彼。本初既為楊家侄，到做了楊太監的對頭人；瑩波不認梁家親，反做了梁夫人的替死鬼。刺客本出楊梓之計，房瑩波如喫丈夫之刀；樂雲欲滅本初之家，賽空兒如受楊棟之委。害人者見之，當咋舌而搖頭；負心者觀此，亦縮頸而伸嘴。

這邊假梁夫人被殺，那邊真梁夫人在近京館驛裏養病好了，收拾起行。因梁忠患病，吩咐他且在驛中調理，而自與錢乳娘並眾奴僕起身上路。正行間，聽得路人紛紛傳說：「興元叛師楊守亮遣刺客來，把梁狀元的夫人刺殺在商州武關驛裏了。」夢蘭嘆了驚。

對錢嫗道：「反賊怪我相公與爹爹督師征討，他故使刺客來害我們家眷，不知是那姓梁的替我們當了災去。恐怕他曉得殺差了，復到襄州一路來尋訪真的，如何是好？」錢嫗道：「這等說，我們不如且莫往襄州，仍到華州柳府去罷。」夢蘭沉吟道：「就到華州也不可，仍住柳府，祇恐刺客還要來尋蹤問跡。我想，表兄劉繼虛現在華州，不若潛地到他家暫避幾時，等興元賊寇平定，然後回鄉。」錢嫗道：「小姐所見極高。」夢蘭便命錢嫗密諭眾人，撥轉車馬，望華州進發。又吩咐：「於路莫說是梁爺家眷，亦莫說是柳爺家眷，祇說是劉繼虛老爺的家眷便了。」眾人一一依命而行。說話的，那賽空兒本不是興元差來的，又沒甚大手段，他既刺殺了一人，也未必要來尋趁了，夢蘭何須這等防他？不知唐朝善鎮多養劍客在身邊，十分厲害。如史傳所載擊裴度而傷其首，刺元衛而殞其命，紅線繞田氏之床，昆侖入汾陽之室，何等可畏。夢蘭是個聰明精細，極有見識的女子，如何不要謹慎提防。正是：

劍客縱橫不可測，精精神妙空空疾。

往來如電又如風，聞者寒心宜避跡。

夢蘭既至華州，將到劉家，先叫錢乳娘同兩個家人去見了劉繼虛夫婦，說知就裏。繼虛喜道：「請也難得請到此，我家夢蕙小姐自從見了你家小姐的回文章句，日夜想慕，思得一見，今日光降，足遂他平生之願了。」便命夫人趙氏攜著夢蕙小姐，同到門首迎接。夢蘭入內，各相見慰問畢，即設席款待。一面打掃宅後園亭一所，請夢蘭居住。柳家眾僕別有下房安頓。又吩咐家人不許在外傳說梁夫人在此，有人問時，祇說均州來的內眷。為此，華州城裏並沒一人知覺。所以，梁生遣人到華州探問，竟不知消息。正是：

夢蕙曾借桑姓，夢蘭又託劉名。

彼此互相假借，誰能識此奇情。

且說夢蘭當日見了夢蕙，看他姿容秀麗，風致非常，暗暗稱奇道：「我向以才貌自矜，今夢蕙才調不知如何，若論容貌，公然不讓於我。」這裏夢蕙已向服夢蘭之才，今又見夢蘭之貌，愈加欣羨。趙夫人見他兩個彼此相愛，便道：「小姑向聞桑家姑娘才貌雙全，又見了回文章句，思慕已非一日，今得相逢，深慰饑渴。」夢蘭道：「非才陋質，何足掛齒。今睹表妹姿容，不勝珠玉在前之歎。聞表妹也繹得回文章句，願求一觀。」夢蕙道：「小巫見大巫，固當退避，但欲就正，敢辭獻丑。」便取出所繹章句，遞與夢蘭觀看。夢蘭看了，驚喜道：「這回文詩句，愚夫婦各出臆見，互相紬繹，竊謂搜索殆盡，已無剩文。今觀佳制，又皆我兩人尋味所未及，此非賢妹心思之巧，安見璇璣含蘊之弘。」趙氏聽了，笑道：「據此說來，姑娘與姑夫所繹章句，已稱雙絕，今得我小姑，卻是鼎分三足了。夢蘭道：「何敢云鼎分三足，實是後來居上。」夢蕙斂容遜謝。夢蘭取出梁生所贈半錦，與夢蕙賞玩了一番，因說起自己贈與梁生半錦，被樂雲騙去獻與楊復恭，致使此錦未能配合，又大家歎息了一番。當晚席散，趙氏與夢蕙親送夢蘭到後園安歇。自此，夢蕙每日到夢蘭那邊相敘，夢蘭亦有時到夢蕙房中閑玩，或互賞新詞，或各出舊詠，其相愛之情，勝過親姊妹一般。有《鷓鴣天》一詞為證：

道韞多才疑未然，崔徽艷冶恐虛傳。今朝得睹芙蓉面，方信嫦娥下九天。

同裊裊，共娟娟，瑤池洛水兩神仙。卿須憐我頻攜手，我亦憐卿欲並肩。

一日，夢蘭偶與趙氏閑話，趙氏說起夢蕙年已長成，姻事未就，他哥哥常以此為念，爭奈他志願甚高，難於擇配。夢蘭問道：「表妹志願若何？」趙氏道：「他要也像他繹得回文章句出的，方肯與之作配，你道急切裏，那得便有這般一個才子？」夢蘭聽說，便把這話記在心裏，暗想道：「他若要嫁這般一個才子，除卻我梁家郎，更沒第二個了。我與梁郎昔年擇配，各懷此志。今他既與我兩人有同志，何不說他也嫁了梁郎？那時，一才子兩佳人，共聚一室，豈非千古風流勝事？」私付已定。次日，便步到夢蕙房中來，恰值夢蕙在兄嫂處，房中沒人。但見案頭放著兩幅詩箋，夢蘭展開看時，乃即自己與梁生所繹的回文章句，就是前日劉繼虛索來與夢蕙看的。夢蘭細細展看，見每首都有圈點評贊，看至後幅，原來有詩一首題在上。其詩曰：

回文隔代久弛神，章句傳來更見新。

卻念才郎難再得，羨君捷足已先人。

夢蘭看罷，笑道：「表妹芳心已露，吾說得行矣。」正看間，夢蕙走來，見了赧然含笑道：「一時戲筆，豈堪污目。」夢蘭便道：「『才郎難再得』，此言非虛語也。竊聞賢妹艱於擇配，也要能繹回文章句的，方許配合。愚姐昔年亦懷此志，幸遇梁郎，得諧伉儷。我想，天地生才最少，女子中到還有我姊妹二人，互相唱和。若要在男子中更求奇才，如我梁郎者，恐未可得矣。」夢蕙歎道：「佳人得遇才子，原非易事。姐姐獲借良偶，可謂福慧兼全，小妹薄福，如不遇其人，願終身不字。」夢蘭道：「賢妹何必太執，從來天最忌才，亦最愛才。惟忌才，故有時既生才子，偏不生佳人以配之。惟愛才，故有時生一才子，便不止生一佳人以配之。賢妹誠能仰體天公愛才之心，則才郎不煩再得，而捷足可勿羨人也。」說罷，便取過案頭筆硯，依他原韻，和詩一首道：

敢矜章句已如神，更羨卿家才藻新。

同調應知同一笑，三生石可坐三人。

夢蕙見詩，兩頰暈紅，沉吟半晌，徐徐說道：「三生石上若容得三人，蘇若蘭的回文錦也不消織也。吾觀姐姐與姐夫贈答的詩，有『如此陽臺蒼雨何』與『更覓陽臺意若何』之句，祇怕但可有二，不可有三。」夢蘭道：「賢妹差矣！趙陽臺但能歌舞，初無才思，設使他也亦有織錦之才，若蘭自應避席。今高才如賢妹，豈可以陽臺相比。」夢蕙道：「一陽臺果不足見容，倘兩若蘭亦必至於相厄，為之奈何？」夢蘭笑道：「文章之美，吾願學；若蘭度量之狹，吾不願學。若蘭使我遇陽臺，我自善文章，他自善歌舞，各擅其長，何妨兼收並蓄。況才過陽臺，與我相匹者乎。賢妹不必多疑，我和你情投志合，不忍相離，你若果有憐才之心，與我同歸一處，得以朝夕相敘，真人生樂事。如肯俯從，當即以梁郎聘我的半錦，權為聘物，代梁郎恭致妝臺。」夢蕙道：「蒙荷姐姐美意，但我女孩兒家，怎好應承，須告知兄嫂，聽憑裁酌。」夢蘭見他有依允之意，滿心歡喜，當晚辭歸後園。明日，正要把這話告知趙氏，煩他轉對劉繼虛說，恰好趙氏走到花園來，對夢蘭道：「我報姑娘一個喜信，你表兄適閱邸報，知楊守亮已敗死，逆黨楊復恭亦已伏誅，梁姑爺與柳丞相討賊功成，加官進爵。今奉旨留鎮興元，想即日要來迎接家眷了。」夢蘭聽說，十分欣悅。因便將欲聘夢蕙之意，說與趙氏知道。趙氏道：「此姑娘美意，但不知他哥哥有否？」夢蘭道：「表兄處全仗嫂嫂婉轉。」趙氏應諾，便去對劉繼虛說知此意。繼虛沉吟未允。趙氏道：「他兩個情意相投，講過不分大小，同做夫人。況梁狀元今已封侯。天子有三十六宮，諸侯也該有三宮六院，便把小姑嫁去，有何不可？」繼虛聽了，方纔依允。趙氏回覆夢蘭。夢蘭便把半錦代梁生聘定。夢蕙約與梁生說過了，便來迎娶。正是：

梁錦已歸蘭，蘭錦轉贈蕙。

半幅斷回文，聘卻兩佳人。

夢蘭既聘定了夢蕙，因聞梁生已留鎮興元，遂不復回襄州，打點要往興元去。適值京報人來報：劉繼虛欽擢興元太守。繼虛既奉朝命，擇定吉期，挈家赴任。夢蘭便攜了錢乳娘等眾人，同著劉家宅眷一齊起行。將近興元，方知梁生已告假歸葬去了。夢蘭想道：「既已至此，且到興元城中拜候了柳公，然後回鄉未遲。」於是趨行入城，與柳公相見。當下，柳公見了夢蘭，問知仔細，便把梁生誤認夢蘭已死，因哀致病的話述了一遍。因說道：「今不惟孩兒無恙，且又替梁郎聘定了劉夢蕙，真乃萬千之喜。」錢乳娘在旁接口道：「今可作速報知梁爺也，教他歡喜。」夢蘭沉吟半晌，笑對柳公道：「爹爹，且未可與梁郎說明，今夢蕙已隨兄至此，爹爹便可迎接了他過來，也認為義女。等梁郎來時，祇說孩兒既死，勸他續娶夢蕙，看他如何？他昔日求婚之詩，有『伉儷得逢蘇惠子，敢需後悔似連波』之句，今看他於蘇蕙既死之後，果能始終敦伉儷之情否？」柳公笑道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他前番初到京時，我祇略試得他一試，今可更一試之。」便吩咐家人：「若梁狀元來時，不許說小姐在此。」一面傳請劉繼虛後堂相見，說明要接取夢蕙，權認義女之義，繼虛欣然應諾。柳公即命車輿僕從，迎接夢蕙至衙署中，拜見過了，與夢蘭一同住下，專候梁生到來，便要託言去試他。正是：

善謔不為虐，說明便少味。梁家、柳家，業已教他兩處無尋；柳氏、劉氏，何妨再用一番遊戲。賴本初之假冒，固為反覆無情；柳丞相之相瞞，到也風流有趣。不是侮弄才郎，正要試他真意。

且說梁生帶了張養娘和梁忠夫婦等，自襄州起身赴興元，所過地方官員迎送，概不接見，星夜趨行，至興元，劉繼虛率官吏出郭迎接。梁生亦不及相見，一徑到柳公府中，見了柳公，哭拜於地。柳公扶起勸道：「此是小女沒福，不能與君子偕老。亦因老夫沒福，不能招這一個女兒賢婿，且免愁煩。」梁生流涕道：「人生斷弦，亦是常事，獨夢蘭死於非命，並骸骨亦不可得，此恨如何可解？小婿此來，正欲質問楊守亮餘黨，查出刺客姓名，根尋小姐骸骨。」柳公道：「我和你前日出師時，嚴查奸細，興元刺客料不能到商州去。我已問過守亮餘黨，據云守亮當日並未遣甚刺客。」梁生道：「刺客若非楊守亮所遣，定是楊復恭所遣了。今當奏聞朝廷，拷訊復恭餘黨，務要緝擒此賊，碎屍萬段，以雪吾恨！」柳公道：「夢蘭既死，即使緝擒刺客，加以極刑，已無益於死者了。賢婿且自排遣。老夫今日特具一杯水酒在此，一來為賢婿接風；二來為賢婿收淚。」說罷，命左右擺設酒席，請梁生飲宴。梁生不好拂柳公之意，祇得勉飲幾杯。酒過數巡，柳公道：「老夫有一言即欲面陳，未識可否？」梁生道：「岳父有何見諭？」柳公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斷者不可不續，老夫近日收養一表侄女在膝下。他本姓劉，今改姓柳，與夢蘭一例排行，取名夢蕙，才貌與夢蘭彷彿。愚意欲為賢婿續此一段姻絲，不知尊意若何？」梁生聽說，淒然流淚道：「小婿痛念夢蘭之死，已誓不再娶。前在襄州時，也曾有人來議續弦，小婿已概行謝絕。今岳父所言，實難從命。」柳公道：「琴瑟之情雖篤，箕裘之計難忘，賢婿當為後嗣計，曲從吾言。況賢婿如此青年，豈有不再娶之理？」梁生道：「小婿自夢蘭死後，肝腸寸斷，恨不從遊地下，覺此身已為餘生，又何暇為後嗣計乎？況死者骸骨未尋，生者絲蘿別締，於心實有所不忍，願岳父諒之。」柳公道：「賢婿既未肯便允，且再作計較。」當晚席散，梁生欲告歸公署。柳公道：「尊恙初愈，哀情未忘，料也無心理事。賢婿不必回公署，且在老夫衙裏權住幾日，少散悶懷，何如？」梁生應諾。柳公即命左右攜燈引梁生至臥房安歇，另撥府中童婢，早晚伏侍。其張養娘和梁忠夫婦，並一應從人，俱祇在外廂安頓。祇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悼亡奉倩，忽遇佳人再來。
託體雲華，更睹原身無恙。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

[返回 >> 合錦回文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